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93/84
8 February 1993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第四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27

前南斯拉夫领土内人权情况

1993年2月3日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常驻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给主管 人权事务副秘书长的信

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本届会议(第四十九届会议)开始时,会上商定将一个新的议程项目27--前南斯拉夫领土内人权情况--列入会议议程。

我因此提及我1993年1月29日的信及其中所附文件,谨请您将这些文件在议程项目27下一同作为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的正式文件分发(见E/CN.4/1993/86)。

我谨此还提交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的另一份文件,题为“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传媒宣传中侵犯人权行为和煽动种族间仇恨”,亦请将此文件在议程项目27下作为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的正式文件分发。

大使,临时代办

Vladimir Pavicevic (签名)

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传媒宣传中 侵犯人权行为和煽动种族间仇恨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念及传播媒介在促进和平与国际谅解、反对战争、防止散播偏见和错误消息、煽动民族和宗教仇恨或任何种类歧视等方面均可起到重大作用,并念及传播媒介应当对消除民族之间误解作出贡献,促使一国人民体念他国人民的需要并确保所有民族的尊严受到尊重,特提出警告如下:在南斯拉夫危机之前及其期间,尤其是自武装冲突爆发以来,有人不断进行宣传,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破坏塞尔维亚人民,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即塞尔维亚共和国和门的内哥罗共和国的实际活动以及联邦共和国的最高当局和官员都加以错误的报道。

—

我们特别愿指出当前在有些国家这类宣传正在升级,这在目前的关键时期对终止战争和就公平且和平地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冲突进行谈判而言是尤其有害的。

例如最近德国传播媒介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和整个塞尔维亚人民进行的宣传运动中最为突出的是基督教民主联盟斯蒂芬·施瓦茨议员的言论,其蛮横的谴责不仅是异于宣传而且接近于心理病态(例如指称将狗的胚胎移植到穆斯林妇女体内,将儿童放进炉子内烧毁等等)。事实是,这些不可思议的指称却正在被信以为真,并在有影响力的电视广播中和新闻界广为传播(这一宣传运动目前正在波及到荷兰和美国)。

对一个民族的这种丑化程度造成对塞尔维亚人的广大偏见和强烈恶感,这除其他外直接危害到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和其他有关各方为使南斯拉夫的不幸得到最后的、持久和公正结果而进行的和平努力。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遗憾地且愤慨地收到了一些片面的令人厌恶的报道,这些报道长久以来见诸于法国的部分新刊,其中包括法国电视上反塞尔维亚人的宣传(例如欧洲议会前议长西蒙娜·韦尔赞成军事干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言论)。此外,还有医生无国界和世界医生等人道主义组织的言论也是如此。据公开声称,已指定1,100万法郎用于这一宣传运动,以充满谎言的宣传来反对一个传统的朋友--塞尔维亚及其政府和总统,这是同人道主义组织的宗旨和伦理道德都是不相符的。

这一宣传运动凶猛地以过去的邪恶形象来丑化一国的领导人(例如恶意地指称塞尔维亚总统为希特勒、未经确认地指控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和塞尔维亚一方设有类似纳粹集中营那样的集中营等等),不幸的是,这只能破坏和贬低和平努力,并向公众制造舆论认为军事干预和使用武力是正当的。

在土耳其的传播媒介,也注意到针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和塞尔维亚人民的类似宣传的升级。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和塞尔维亚都被称为其本身领土上的侵略者,“战争的发起归罪于传统的扩张主义”;不断谴责在种族上清洗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穆斯林人口据称是由塞尔维亚当局发动的并得到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支持,包括未经证实的对大批穆斯林妇女的奸污。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真实形势却由于这样做的关系而故意加以忽视,认为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发生内战,责任至少应能予以分担,以说明追求一些崇高的伊斯兰目标(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建立一个穆斯林国家)和以军事干预作为达成这些目的的手段是正当的。这种危险的宣传正在为一场宗教战争火上加油,不幸的是,宗教战争的因素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业已显而易见。

伊朗的传播媒介也正在进行同样目的的宣传,而且更进一步:它们直截了当地呼吁伊斯兰国家采取直接的和个别行动来反对“传统的侵略者”,以卫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完整和独立。大众不断地受到这些毫无证据的谎言的灌输,或受到有利于波斯尼亚穆斯林人的假情报的宣传。

这一宣传的支持者不惜主张军事干预,使战争延长下去并升级。这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20条直接相抵触。令人震惊的是,有些知名的政治家和部长发表言论,美国、德国、土耳其、伊朗、奥地利和其他有些国家中有影响力的传播媒介则加以报道,这些媒介还在它们的评论中主张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塞尔维亚人民、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采取武装报复为解决南斯拉夫危机的唯一办法。

前所无有的是,许多前任以及很不幸的是有些目前掌权的政治人物在他们的言论中也主张“有必要依科威特模式立即军事干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认为西方大国有必要对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领土上塞尔维亚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据点进行迅速和强有力的军事干预,摧毁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通讯和机场,或发表言论主张“以必要的军事干预形式对付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塞尔维亚人,如塞尔维亚人不肯媾和则甚至对付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

近来在为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选举作出准备的期间,曾通过传播媒介针对塞

尔维亚人民加以威胁，即如果他们不选出有影响力的外国核心所支持的人选，接着就会有军事干预。这是不能允许的外国干涉和对战争的煽动，并完全违背民主的基本原则和关于自由选举的哥本哈根文件。

应予特别注意的是，宣传中还对世界大众施以恫吓，即塞尔维亚人正在为下一步骤作出准备，“对科索沃发起侵略”，而科索沃正是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国家领土的一个组成部分。受到忽视的是，只是在阿尔巴尼亚人分裂分子采取武装反叛的情形下以及由于外国军事干预侵犯到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才能在科索沃爆发战争。

二

我们还希望举例说明，攻击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和塞尔维亚人民的宣传战始终带有歧视性，而且造成许多不良后果。

这场宣传战的参与者宣称塞尔维亚人为“国际贱等民族”，并把塞族人民比作为等级社会中受歧视的原始部族。为了孤立和排斥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和塞尔维亚人民，外界与它们在信息、科学、文化和体育方面的联系被切断。宣传战的组织者违反联合国宪章和欧安会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原则，禁止人员往来和思想交流，并像冷战时期一样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周围筑起了一道信息屏障。（六十年后的今天，《政治报》被禁止出版迪斯尼动画丛书，科学和新闻机构被剥夺了订阅外国科学杂志和报纸的权利。丹麦皇家学院决定断绝一切形式的科学合作并拒绝向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学生提供奖学金）。

参加宣传战的报界、广播和电视机构在解释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各组成民族的自决权、介绍南斯拉夫危机中发生的各种事件时，有系统地采用双重标准。德国、奥地利、教廷、土耳其和伊朗的一些新闻媒介在歧视塞尔维亚人民方面尤为突出。美国、法国、荷兰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大报也不时加入到上述国家新闻媒介的行列。例如，这些有影响的新闻媒介欢迎新国家（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马其顿）宣布独立，称之为民族行使民主自决权的一大成就。它们支持国际社会立即承认这些新国家，同时封锁警告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信息。（不幸的是，这些警告被人们言中）。这些新闻媒介一方面为取消前南斯拉夫国际公认边界辩护，而另一方面却又主张前南斯拉夫，各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的行政区划边界不可侵犯。众所周知，这些行政区划边界是共产党政权在二战后强行划定的。

克拉伊纳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塞族人民通过公民投票作出民主决定，要求继续居住在南斯拉夫(克拉伊纳是前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行政区划领土的一部分，其居民以塞族为主；波--黑的塞族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四。)新闻媒介对这种民主决定根本不予报道，反过来却指责塞族人“侵犯新兴民主国家”。由此，塞族人成了一个被剥夺了民族自决权和继续在自己国家生活权利的民族。他们被指控“侵犯”和“占领”他们多少世纪一直作为主要人口居住的领土。全世界的新闻媒介和公众都欢迎推倒柏林墙，欢迎日尔曼民族的统一。这无可非议。但还是同一新闻媒介却支持建立一堵分割另一欧洲民族--塞尔维亚族的新墙，则是荒谬至极。

实行双重标准和歧视塞尔维亚人的突出表现是通过宣传反对居住在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塞族人关于继续生活在一共同国家，即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决定。这个“贱等民族”生活的国家已被宣布为“侵略者”，所以，这个“贱民”也可被联合国大会、欧安会和其他国际组织扫地出门。大量证明这种行动没有必要的消息被封锁或歪曲。如有关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公民、JNA 成员已于1992年6月离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消息。与此同时，没有人对在波--黑打仗的大约六千名克罗地亚武装人员有过什么评论，尽管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均已注意此事。有关克罗地亚和穆斯林违反武器禁运、以及塞族、穆斯林武装部队中有外国雇佣军和圣战组织成员的消息，只是在塞族人被证明不是侵略者和战争主犯后才被披露出来。

双重标准和新闻媒介歧视的手法还被用来攻击人数一百多万的塞尔维亚难民。克罗地亚发生武装冲突时，全世界的公众没有收到任何有关多达25万的塞族人逃离祖辈居住的家园到塞尔维亚寻求避难的消息。当时在斯洛文尼亚西部及其他地区实行的种族净化受害者均为塞尔维亚族人。此事的真相直到最近才为全世界所知。全社会现在还不了解萨格勒布和 UNPAS 其他城镇的塞族人口已减少一半还多。

波--黑发生战争时，新闻媒介的歧视变本加厉。有影响的新闻媒介连篇累牍地报道穆斯林和克罗地亚难民的悲惨遭遇。而对成千上万逃离同一战火、躲到塞尔维亚、黑山和克拉伊纳的塞族难民的报道却只是寥寥无几。

这种宣传的直接后果是目前只有塞尔维亚、黑山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关心这一百多万难民。更有甚者，就是这台宣传机器，又毫不犹豫鼓吹对一个已经拥有大量难民的国家实行严厉的经济和其他制裁，进行孤立。

此外，塞尔维亚族人民在接受一百万难民之后，却被指控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当局的支持下，有系统地实行种族净化。所有驳斥这种指称的材料无人理睬。如有34,000穆斯林，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就逃到塞尔维亚这

一事实。

为了进一步诋毁塞族人民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有人散布消息，说南斯拉夫设有有关押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的集中营。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好战的宣传机器还指称波--黑的塞族人使用“比纳粹还有之而无不及的方法”对成千上万的犯人(美国的新闻媒介甚至说是七万犯人)实施酷刑，尽管它们没有真凭实据，但进行这种指控继续成为宣传的重点。

这种欺人之谈进一步升级，新的指控甚至称塞尔维亚人民、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在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境内犯有集体战争罪，并大规模强奸妇女。有些电视节目和报纸还把塞族受害者当成被塞族屠杀的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来进行宣传报道。但与此同时，有关塞族人所遭痛苦的见证和材料却不被人们所接受。塞尔维亚族及其他人士和机构曾试图把有关见证和材料发往世界各地，但均未能如愿。那些毫无证据而且在国际法上根本站不脚的任意和错误的政治观念，使塞尔维亚族主要领导人成了人们眼中的战争罪犯。

双重标准和歧视的作法还被用在有关文化传统遭破坏的消息报道中。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塞族传统寺庙和塞族文化遗产惨遭破坏的消息，几乎没有任何新闻媒介对此进行报道，因为这些消息与塞族被人家宣传的“侵略”和“野蛮”形象格格不入。

三

通过散布偏见、谬误、假象及在民族和宗教仇恨把一民族全部说成是魔鬼，可以说此次攻击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宣传战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种作法是对塞尔维亚和黑山族全体成员的歧视、损害了他们的人权。虽然宣传战旨在达到短期政治目标，但它却对国与国之间关系以及塞尔维亚和其他民族之间的正常交流和交往将产生长久的影响。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重申，这样的宣传战违反《基本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国际公约》、《联合国关于新闻自由的决定》及《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和规定。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特别强调指出，此种宣传战如果继续下去，特别是进一步升级的话，将直接有损在日内瓦发起的和谈进程，也会对所有旨在结束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特别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战争，恢复和平的努力产生不利影响。

特别是在当前，人们正在为结束波--黑境内的战争努力并为公正、持久地解决

这一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境内的冲突进行谈判之时，这种宣传活动不符合国际公认的法律标准，有悖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20条)，《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4条)，和《关于传播工具为加强和平和国际了解，为促进人权以及反对种族主义、种族隔离和反对煽动战争作出贡献的基本原则宣言》(教科文组织78年)。

这种歪曲和无视事实真相的行为也不符合大量的联合国大会决议和决定。这些决议和决定清楚地指出，新闻自由不可避免地要求在利用新闻材料时应随时能够不搞特权和杜绝滥用，并尊重毫无偏见的追求事实、传播消息的道德义务。决议和决定同时谴责旨在策划、煽动或怂恿威胁、破坏和平或侵略行径的各种宣传。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长期和坚定的方向是和平解决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境内的冲突。我国政府在此强调，停止武装冲突、实现和平和保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三个民族的平等权利是它根据塞尔维亚人民最大利益进行努力的优先目标。与此同时，我国政府确认承诺保证人权不受民族和宗教歧视，并谨再次呼吁言论权、观点权，新闻自由、信仰自由、利用新闻媒介自由是不分国界的最基本人权。

南斯拉夫政府同时确认它将继续允许在其领土内实行言论自由、新闻收发自由，并允许各国记者自由采访。

XX XX XX XX XX